

## 《牛頓的理想國》：不安於民主 馬筱淳、陳與行、楊詠晴

在印度電影提及的眾多印度社會議題、現況與難處，《牛頓的理想國》對所謂「投票式民主」的質疑最大：真正的民主，現在這樣就好了嗎？不因地制宜，而是硬性強求各地城市人、偏遠地區的村民出門投票。為何選舉、投票之「權利」成為「懲罰」？

《牛頓的理想國》以印度電影常見的幽默，暈染黑色喜劇之感，加入不尋常的題材，審思民主的真諦。主角公務員牛頓積極落實民主、執行公務，與軍隊深入叢林設立投票所，要求長年遭共產勢力毛派游擊隊控制下的村民行使公民之權利與義務，同時發生一連串突發衝突。

其實，牛頓心目中民主的理想國根本不存在。

從片名出發，牛頓就是柏拉圖《理想國》洞穴寓言裡，曾看過洞外世界的人。首次見到陽光、綠地的人，回到洞裡向一生被捆綁住的人們說洞外世界的好。他雖見得多，但對所見之物是一知半解。牛頓在宣揚民主時出於好意，卻免不了露出知識份子的傲慢、高高在上，最終如那人被群眾制裁，遭人嫌惡。

再者，牛頓與本名「驚鈍」一線之隔，再三以實例見識牛頓固執的性格，對於原則的堅持，不接受童婚；或是對時間的執念，準時上下班，都顯示牛頓仍保有驚鈍的自我。科學上，牛頓力學經近兩百五十年才被指正，電影裡的牛頓則是即使到片尾，仍固執己見。「牛頓就做好你的牛頓，不要想當愛因斯坦。」一句作為諷刺主角牛頓的台詞，恰到好處地點出牛頓的缺陷。

導演鏡頭下的民主時常刻意以明亮色調、歡愉配樂，對比現實與角色間的理念衝突，設計誇張、突兀的畫面，諷刺意味深長。如在村民被軍隊逼迫去投票時，眼前的畫面是充滿暴力、雞飛狗跳的混亂場景，配樂卻是輕鬆愉快的曲調。歡愉配樂與快速的鏡頭轉換左右了觀者的情緒，讓軍隊的暴力行為在「趣味」的色調中凸顯嘲諷感。軍隊強行暴力的同時，另一條將軍下令村民宰雞、燉飯的支線情節同步進行。軍人追趕村民，村婦追趕雞，兩向快速交錯的剪接營造慌亂，一聲剝下雞頭的俐落聲響終止這場浩劫，愉快的配樂也隨之停止。村民被迫就範的景象如被宰割的雞，勒住了脖子無法掙脫。

導演所使用的空間變化亦巧妙貫徹對比的方式。在電影前段，長官介紹投票機操作時，民主充斥在明亮如大講堂般的空間；初抵達村落投票所，即讓觀影者迅速覺察，遠離城市後，民主的唯一容身之處僅剩窄小、陰暗的小教室。

鏡頭運用上，導演更加入巧思。當外國記者前來採訪上級長官，鏡頭先是對焦在前景的長官，當長官戴上墨鏡，鏡頭改而對焦在其後的將軍脫下墨鏡。在這個鏡頭中，墨鏡即象徵權力，墨鏡戴上與

脫下，即象徵權力的交接。上級的桎梏以及使喚下屬的權力是如此之大，全權卻是一人獨佔，是否也轉而諷喻了當地人的民主思維，將權力交給一位未曾謀面候選人手中，而毫無益處？

《牛頓的理想國》運用鮮明對立的符號，強化每個立場的支持理由，各有各的堅持，到頭來，其實沒有誰對誰錯，大家都是各司其職：身為公務員的牛頓一心想要履行職責照規定進行投票；將軍的職責是確保團隊安全，卻只以自身團隊安全為主，向村民以武力威脅。不同身份背負著不同責任，形成兩方對立與衝突。民主的操作是如此複雜與困難，一個積極推動，一個放棄改變，卻沒人能真正做到所謂的理想。在說不出誰是誰非的情況，對現實的無力感也從劇中角色襲向觀眾。

對於核心議題「民主」，角色們同樣各執一詞。對牛頓而言，投票式民主是每個人必須的發聲方式；投票所同事代表政治無感的冷漠選民，認為投票是替在位者「換張照片」；叢林的村民，則覺得民主僅是「按下投票機的按鈕」。來自村落當地的女教師，身著傳統服飾，代表傳統的保留與延續；作為地方方言的翻譯，更是希望成為牛頓與當地居民的橋樑、推動民主的助力。然而牛頓操著一口村民不懂的外來語，不接地氣的形象還是無法令人相信。縱使牛頓想改變現狀，但他對民主仍停留在表象，最終理想國只是虛有其表。

集體恐慌也導致理想國無法成真。反民主的毛派游擊隊僅現身一次，往後透過劇中角色層層提醒，營造出緊張感。在此高度壓力下，象徵民主的投票所更加不穩固，無法信服，甚至令人反思，也許輿論中恐怖殘酷的毛派游擊隊所帶來的威脅，全是那些高喊民主的掌權者們為了鞏固自身地位而塑造的呢？

電影設定不同語言的族群，同生活在印度大陸，卻有不同文化，因而衍生不同民主價值觀。脫離電影框架，生在台灣的我們，高喊民主精神的人和落實民主真諦的人能否畫上等號？民主究竟是擁有華麗外表的空殼？抑或是代代期盼的希望？劇中的男主角彷彿把民主當成人生的寄託一般拚命追逐，但所謂的民主真的能被任何形式或行為約束嗎？就像自由的範圍難以定義，也許需要終其一生的追尋，在這條名為「民主」、沒有終點的道路上不斷反思、改革。

《牛頓的理想國》在題材、拍攝技巧、配樂等，皆讓人眼睛為之一亮。電影提了值得省思的問題，連結影像外的現實，當我們對民主產生質疑，我們不想承認的，或不願面對的，在導演的鏡頭下也許都有了答案。你可贊成，也可反對，因為是民主，正因是民主。

